

香港“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發起的“保和平，保普選，反暴力，反佔中”簽名行動，截至 8 月 3 日晚，已經收集到逾 109 萬個簽名。這被解讀為“沉默的大多數”在關鍵時刻發出了聲音。

單從戰術上講，“反佔中”簽名當然就是一次反“佔中公投”，就是針鋒相對，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既然是站在同一個舞臺，唱同一齣戲，用同一個唱法，技術層面的指責也就相互免除了。這次簽名行動，相當於是建制派向泛民派的一個宣告：街頭政治這個舞臺不可能任由你獨佔，挾持民意這出戲當然也不是只有你才會唱，真要是同台唱戲，我的戲唱得比你還好。

為什麼建制派這次積極反擊能夠一舉成功？既然“讓民衆發聲”這出戲建制派也能唱會唱，為什麼早不唱？非要等到被激進反對派先聲奪人之後不得不唱？要回答這些問題，首先還要從當前香港建制派的根本性質說起。

香港建制派就是當前的保守派或稱秩序派

建制派因為其歷史起源和一貫的親中立場而被歸為“左派”，政治光譜紅色。這在幾十年前是沒有問題的，但從回歸到現在，性質已經完全變了。

正像其英文名字 Pro-Establishment Camp 所體現的，當今的建制派維護制度、尊重威權、恪守法律、告別革命，已經是地道的“秩序主義”派別了。因為今天的中央政府已成為威權、制度和秩序的代表，所以親中 Pro-Beijing 與親建制 Pro-Establishment 兩者也就合流了。

由於各派都以中央政府為坐標，所以“告別革命”的建制派留出來的“左派”立場和紅色光譜位置恰恰就由堅持其對立立場的激進反對派填補了。後者志在顛覆秩序、挑戰威權、抵制北京，於是演變成了行為激進的“運動主義”派別，正好與建制派的“秩序主義”形成了新的對立，成了兩個針鋒相對的陣營。

我以為，一個國家社會文明度程度，可從社會團體、慈善事業發展情況來判斷。

社會團體是公民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社會團體的發展壯大與公民社會的形成和發展息息相關。社會團體健康發展有利于緩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穩定，促進民主政治發展，是建構個人——社會——國家三者良性發展的有效路徑，成為和諧穩定社會的強大中堅力量。現代文明社會的大廈的構建需要公民社會許多不同組織形成的各個支柱，才會得以存在和發展，屹立不倒。

長期以來，我們忽視“底層設計”的問題，似乎完全忘記了中國有句“空中樓閣”的成語。好的社會的管理，社會和諧穩定，國家長治久安離不開公民團體、公益事業的健康發展，以及公衆的參與。據媒體報道，日本 2008 年每一萬人就擁有 97 個社會組織，美國是 63 個，中國香港是 28 個，新加坡也有 13 個……。社會團體有以下類別：學術文化團體、衛生團體、宗教團體、教育團體、社會服務及慈善團體等等其他公益團體。其中社會服務及宗教團體對緩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穩定起着重要作用。

去年 9 月份，首次去金門觀光，遇到事情去金門山外醫院。在醫院的大廳，看到不少金門大媽做義工，親切而熱情解答和幫助就診人員。“你要辦理什么事情？有什么需要幫忙的”……。

從醫院出來後，路過“山外基督教會”，出于好奇走進基督教會，遇到熱情的李恩耀牧師介紹基督教會的概况，也介紹金門的情況。

李恩耀牧師說，我們的基督教教會比 110 報警更好用。110 電話只有 1 個，若撥通教會電話，就等於撥通我們教會兄弟姐妹的電話。只要你人在金門，各個地方的兄弟姐妹都會想方設法幫助你。我的工作除了講課外，就是尋找需要幫助的人。我說，我來自大陸的。李恩耀牧師回答說：“都是兄弟姐妹，一樣的幫助。”絲毫沒有“分階級論敵友”的思維。

近日，一位初中同學的 90 歲高齡父親病情惡化送去醫院重症病房。期間，遇到 B 超、X 光等身體檢查都要家屬送去檢查。我同學因殘疾未婚，哥哥和母親已過逝，遇到問題和困難一般會打電話給我，接到電話都要放下手上的事情，趕緊去醫院幫忙。試想，醫院如果有像金門大媽做護理義工的中國大媽，我同學需要這麼辛苦照顧他高齡父親嗎？很擔心同學因此累倒。

中國大媽跳廣場舞擾民事件頻頻發生，精力充沛中國大媽為何不做諸如護理義工等慈善有意義的事呢？本人每天長時間工作，累得坐公交都會睡着的人，有時座位讓給跳廣場舞的中國大媽大爺，不僅聽不到“謝謝”，反而看到中國大媽大爺那種理所當然，勝利者的表情，讓人很無語。我們社會處于一個不知禮義廉耻，缺乏人性，很難讓人感覺幸福的不正常社會。

當今世界發達國家，志願服務日益活躍，

歸根結底，秩序主義與運動主義，就是兩大意識形態，自法國大革命以來兩百多年世界各國普遍出現的兩大政治分野，前者在政治上的代表就是各式各樣的保皇派、保守派、建制派，後者就是各式各樣的倒皇派、革命派、民主派。雙方各執一端，都是出于各自的信仰。

保守的秩序主義者不屬於街頭和廣場，並不意味着他們都缺乏勇氣，甘做順民。而激進的運動主義者訴諸民衆運動，也不一定都是英雄豪杰，恰恰相反，由於行事偏激、不循常理，其政治反對派的面目與社會反對派的本质常常令人分辨不清。

政治上的大智大勇與社會流氓的小打小鬧從來就不是一回事。瞭解西方政治史的人都知道，英國的托利黨就是秩序主義的鼻祖，但英國的軍事天才和國家英雄也都出自這個群體，近代以來的歷次對外戰爭，無一不是在托利黨領導下打勝的。在滑鐵盧戰役中擊敗了拿破崙的威靈頓公爵，一生參與了 60 場戰役，而作為政治人物的他，就是英國當時最大的保守主義者，歷任首相、上院議長和托利黨領袖。

雖然今日香港難比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建制派也遠非托利黨，但在保守主義這個政治哲學基本面上，仍有一脈相承的一致性。也就是說，建制派就是今日香港秩序主義和保守主義的主要代表。

至於為什麼身為英國保守主義大將的末代總督彭定康不僅不支持香港建制派的立場，反倒站到了泛民派的背後？這又是另外的問題了，讀者可以自己分析。

香港激進反對派的失敗是注定的

慈善工具多樣化，透明化。在美國，人們普遍認為，發財是自己有能力，但發了財就應該回報社會，每個公民、包括每個企業都應該對社會有責任感。2008 年，美國全國的慈善捐贈總額是 3076.5 億美元，佔 GDP 的 2.2%。其中，個人捐贈佔 75%，遺產捐贈佔 7%，兩項合計達 82%。僅僅是個人遺贈就超過所有美國企業捐贈總額。美國國家和社區服務組織發佈美國志願服務 2010 年度報告稱，去年共有超過 6000 萬美國人參與志願服務，服務時間共計 81 億小時，價值近 1730 億美元。

媒體報道，在台灣，每一個為公衆提供服務的場所，都有義工親切而忙碌的身影！他們大多是已經退休年長的老人，其中女性居多，默默地為社會奉獻自己的余热。台灣佛教慈濟基金會下的志工，以民間籌資捐助的形式濟貧，目前已經發展到四百多萬慈濟會員和志工。他們已經深入到慈善、醫療、教育、環保、骨髓捐贈、社區等社會的方方面面，不但在台灣，世界各地發生重大災難，都會出現他們扶危濟困的身影。

在台灣醫院里，除醫生外，很多護理人員也都是義工。安樂病房的牆上貼着一張表，上面有許多義工的名字。這些義工都按表上排定的時間來醫院服務，他們照顧這些癌症晚期病人，伴隨他們走完人生最後的旅途。她們把做義工當作為社會盡責，没有什么功利目的。

在大陸，有錢又有閑的中國大媽，不去打麻將、不去逛商城、不去遛小狗、不去做美容、不去健身熱舞這已是不可思議，讓有錢又有閑的中國大媽去照顧癌症晚期病人更是天方夜譚！

宗教是心靈的淨化劑。台灣很多義工說，我一輩子都會做義工，持續做下去，做到我上天堂的那一天。能做一輩子善事，就是想進地獄，那里也不接待你！長期受“唯物主義”教育的國人可能認為不可思議。甚至認為，是境內外敵對勢力的陰謀，西方文化的滲入，和平演變，是邪教……。

在台灣，隨處都能體會到中華民族提倡的“溫良恭儉讓”的傳統美德，到商店里買東西，服務生為你提供了服務，不待你道謝，人家會主動說聲謝謝。正統中華文化在台灣延續了命脈，布袋戲、歌仔戲，這些台灣民間戲劇的題材，大多取自中華傳統文化中仁義理智信的故事。儒釋道信仰深植在台灣民心的，寺廟到處都有。傳統文化瀰漫在台灣的景物中。幾個大城市的路名、街名，甚至連地方鄉鎮名，都有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標記。全台最熱鬧的台北市的東區，就在“忠孝”東路上。傳統文化發揮着社會和諧和家庭穩定的功能。也為解決現代化所帶來的信仰危機、道德滑坡問題而採取的補偏救弊措施，促進台灣社會的和諧穩定發展。其中，台灣社會服務團體、宗教團體在和諧社會構建中的作用日益凸顯。

廈門 尤德才 2014.8.10 晚 草就

明辨了建制派的基本性質，就容易看清當前香港政治鬥爭的形勢了。

根據一般的歷史經驗：當激進派訴諸民衆時，保守派總是處于守勢，世界各國莫不如此。其中道理很簡單，由於普通民衆天然具有反威權、反秩序的傾向，又極容易受到民粹政客의煽動，所以一向都是激進派的同盟軍，不大會出現積極擁護保守政治方案的情況。即使保守派的

方案實際上更加符合國家和民衆的利益，但往往因為短期的陣痛和表面上的犧牲，遭到民衆的反對，並難免被激進派抓住把柄，惡意利用。

然而，儘管各方面形勢都對香港激進派十分有利——因為“一國兩制”的承諾使北京政府的威權不能落地，因為 23 條立法未果連叛國活動都不能入罪，因為普選年限臨近令搞事有了大好時機，因為美國的“重返亞太”讓香港重獲地緣戰略價值，等等——但他們還是沒能得逞，而且正在面臨大大的失敗。

這是為什麼呢？主要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如前所述，他們並不是真的出于某個堅定的政治信仰，很多人的反中情結另有其他方面原因，他們只是鑽了香港當前的政治和法律空子，順勢裝扮成了政治反對派。這些人本質上是民間社會產物，天然的社會反對派，在任何一個社會里都會因威權缺失應運而生，在香港就更不可能沒有。這就意味着，他們的民衆支持率其實並無多少堅實的政治基礎，一旦遇到硬碰硬的政治議題，他們的民意基礎就會崩潰。

第二、確切說，他們也並不是香港本地政治環境的一部分，因為他們中很多人都直接或間接接受外國勢力的資助和指導。“禍港四人幫”與美英情報機構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繫，早已成

方案實際上更加符合國家和民衆的利益，但往往因為短期的陣痛和表面上的犧牲，遭到民衆的反對，並難免被激進派抓住把柄，惡意利用。

然而，儘管各方面形勢都對香港激進派十分有利——因為“一國兩制”的承諾使北京政府的威權不能落地，因為 23 條立法未果連叛國活動都不能入罪，因為普選年限臨近令搞事有了大好時機，因為美國的“重返亞太”讓香港重獲地緣戰略價值，等等——但他們還是沒能得逞，而且正在面臨大大的失敗。

美国 BMD 律师事务所

我们的律师经验丰富，祝您事业马到功成



我们拥有超过50位律师的专业团队，能为您提供在商务、房地产、税务、知识产权及证券金融等各个领域的法律服务。

欲了解更多详情，请联系唐永昶律师或徐佳佳律师。



BRENNAN, MANNA & DIAMOND
ATTORNEYS & COUNSELORS AT LAW

地址: 75 East Market Street, Akron, Ohio 44308
网站: www.bmdllc.com



唐永昶律师
电话: 216-534-1317
电子邮箱: jtang@bmdllc.com



徐佳佳律师
电话: 330-253-9195
电子邮箱: vxu@bmdllc.com